作家與書

楚曼・卡波第

陳蒼多

現年五十歲的卡波第於一九二四年生於美國紐奧良（New Orleans），以後分別在紐約和康州接受教育。一九四二年以後他離開故鄉到了紐約，一度在「紐約客」雜誌的藝術部門服務。十四歲就發表作品，被認爲是奇異的早熟作家。早期的作品跟戰後南方的哥德式（意爲陰鬱，怪異，頹廢）文學很有密切關係。但他之生於南方只是一種偶然，南方於他並沒有一種自然的吸引力。他曾說：「除了南方外，我還住過很多地方，而我並不喜歡被稱爲南方作家。」換句話說，他不像佛克納，彭華倫（Penn Warren）或者 McCullers，是南方文學的一員，事實上他也嘗試過不同的文學模式和體裁，但無可否認的，這三位作家的特質都在卡波第小說中給詩化（Poeticized）了。卡波第的興趣和成就似乎是從內心慢慢移向外在：早期的作品意在逃避現實世界，而沈溺於內在心靈的探索，譬如「九四九年結集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夜樹」（*A Tree of Night*），可以說是在孤獨和無愛的世界裏滲以不吉，怪異和陰森的氣氛。做爲書名的短篇小說「夜樹」是描寫一位大學女生

在參加叔父葬禮的回家途中，遭到兩位怪異的男人施展魔術，喚回像夜樹的肢體困縛她的童年可怖記憶。這本短篇小說集中每則故事的意義都如夢般的朦朧，但却保有夢的確實性。事實上卡波第本人對夢向有偏好。他集內一篇叫「悲慘大師」（*Master Missery*）的文中曾說：「夢是靈魂的心，也是藏在我們周圍的眞理。」在第二部長篇小說「草琴」（*The Grass Harp*）中也說：「一個不做夢的人就像一個不流汗的人：他會鬱積起大量毒素。」

卡波第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出版於一九四八年，書名叫「其他聲音，其他房間」（*Other Voices, Other Rooms*），也是一本所謂的超現實小說。他在書中把一位出生南方的男孩置放在一個陰鬱和怪異的頹廢世界裏，但南方的生活形態却在超現實的描寫中融化而致無跡可尋，同時我們也可以從此書中看出卡波第日後寫「冷血」的報導才華。第二本長篇小說「草琴」出版於一九五一年，也是對於不吉和神秘可怕的層面的探討。富有濃重的超自然和幻想的成份。上述這兩本小說都是藉着對童年或擬似童年的內省沉思來逃避世界，我們在這兩本小說中可以看到卡波第像一位賦有奇異想像力的小妖精，也像一位孤獨無依的小男孩。卡波第曾說：「據我所知，我的童年是最不安的，我感到跟所有的人隔絕。」也許這就是他構想出這種奇異小說的主要因素。一九五八年出版的「第凡內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s*），比起前述兩本小說較爲入世，並且也是很成功的作品。一向對同行甚爲苛刻的美國小說家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就曾說，「第凡內早餐」就是兩個字也改動不得。「第凡內早餐」裏主要敍述一位叫哈麗德的女孩，幼年失父，母親亂倫，養成放蕩不羈的性格，十四歲嫁給一位馬醫。後來她到了紐約，住在一間出租公寓裏。她告訴書中的男主角說：「就算我能在一個美好的早晨起床後到第凡內（第凡內是一間豪華的珠寶店）吃早餐，那時，我還是希望我便是我自己。」她的願望實現時，她眞的還是想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大致說來，「第凡內早餐」是一本接近喜劇風格的小說。

早在「第凡內早餐」出版前，卡波第走的就是更接近寫實和報導的路線。一九五〇年卡波第曾把他的旅遊

雜記結集爲「地方色彩」（*Local Color*）出版。此書以明晰見長，對眞實人物的刻劃也相當生動，尤其那一篇長達三十二頁的馬龍白蘭度訪問記最是突出。一九五六年出版的「聽到繆思」（*The Muses Are Heard*）是敍述美國國務院贊助的一個劇團，前往蘇俄演出「乞丐與蕩婦」（*Porgy and Bess*）而卡波第也隨團前去的種種，是一部滑稽突梯的現代寫實諷刺。他的寫實和報導技巧在「冷血」一書中達到了高峯。大家都知道，此書是卡波第的親身採訪，並在兇犯被處刑之前親身與他們接觸的報導。關於此書的風格、內容、評價在此不贅。此外，卡波第也爲電影「打擊魔鬼」（*Beat the Devil*）寫劇本，並且也把自己的小說「草琴」改編成舞臺劇。

卡波第曾把寫作比喻成體育，也就是說，一個人要從事寫作，就必須像運動員，常常處在受訓的狀態中。這種細心之處在他的作品中瞭然可察。又據哈山教授（Ihab Hassan）所言，卡波第本人貌似娃娃——有名的劉海，大而神秘的眼睛，而吳魯芹先生却說他「長相相當討厭，說話聲調尤其討厭」，也許是觀點不同所致。

冷酷無情的報導？
殺人不見血的兇手？
這本小說，和一般的小說完全不一樣！
每册55元，直接函購九折，本刊訂戶八折，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